

作品
10



如今都是错

人生际遇千百种
但愿知心常相守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1,0001, 并建出四期工程, 至此, 一、二、三、四期工程全部完工。

[illegible]

IN 1954 A

亦舒作品集

中國醫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245 号

图字: 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如今都是错^⑩ 亦舒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/1.471 全套 45 册 定价: 438.00 元

本册: 9.8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目 录

如今都是错	(1)
一个夏天	(103)

如今都是錯

回来第一件事，是找莉莉。

我一边擦着汗，一边拨电话，电话拨通了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莉莉，别说认不出我的声音。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显然在想我是谁。

佣人替我把行李搬进房间里，一边问化妆箱该搁哪里。妈埋怨我老脾气不改，头一件事便是打电话，爸爸呵呵的笑，哥哥已经不耐烦了，大声叫我挂电话。

莉莉缓缓的说：“你呀，你回来了？带了什么给我？”

“我是谁？”我笑了。她记性好，一下子想起了我。

“见你的鬼，你几时回来的？怎么信也不来一封？什么意思？是我没好车接你？”

“你先别骂，我不敢拖延，我刚下机，才到家，脸都没洗，就打电话给你了。”我问，“还要怎么样？”

“唉，你出来吧，我们见个面。”她说，“在

· 如今都是错 ·

什么地方吃茶?你要打扮多少时候?”

“现在?”

“现在!”莉莉小姐斩钉截铁地说。

我转头看看家人。“好，一小时内，在我们常去的老地方。”

莉莉笑了。

妈妈皱眉头。“我的天啊!辛蒂，你一回来就要出去，吃了饭才走好不好?”

我说：“别害怕，镇静一点!”我笑了，“我还有一个钟头才出去，先与你们谈谈再说。”

我坐下来。佣人终于把箱子都放好了。我抹了一把汗，天气真热，冷气一阵阵的，但是还不够凉。家里又装修过了，那张旧的天津地毯仍旧在客厅中央，不过沙发墙纸完全换了一套。

我有种陌生感，对家的陌生。

我向妈妈笑了笑，这一个笑比较虚弱了。妈妈怜惜的看看我，我低下头。哥哥不耐烦的摇着头，瞪着我一身打扮，爸爸兴致却高，拿着我的文凭，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。

然后他说：“好吧，不论去见谁，去打扮吧，记得回来吃夜饭!”

哥哥白我一眼。

我走到房间去，打开了箱子，拿出了送莉莉的礼物。

妈妈跟进来，问我：“你跟谁出去?”

“莉莉，女孩子。”我转身说。

妈妈还是妈妈，一点也没有变，还是不相信我，还是防贼一样的防我。我忽然疲倦了。

她说：“别太累，早一点回来。”

“好的。”我叹一口气。

我淋了浴，换了衣服，梳好头发，拿了莉莉的礼物，走出客厅。

我问：“谁的车子可以借我开？”

“不要借我的车子。”哥哥抗议，“你那驾驶技术！”

妈妈说：“他换了新车。”

“什么车？”我问。

“保时捷九一一 E。”

我吹了一下口哨。我说：“借来用。”

妈妈说：“你太平一点吧，叫部街车，有什么不好？开车叫我们担惊。你爸爸那部也不准开。”

我耸耸肩，“好，街车，我走了，放心，一定回来吃晚饭。”

我叫了辆车。

天气真热，街上的变化大，新酒店新马路，只记得六成，忘了四成路。但计程车把我带到那个吃茶的地方，我们常去的那个地方。

隔着玻璃门一看，我就瞧到莉莉坐在那里。她脸上还是浓妆着，头发剪得极短，贴在脑后。她永远这么精神十足，叫我羡慕。而且这些日子来，差

· 如今都是错 ·

不多一千日呢，她一点也没有变，一点也没有。

而我呢？我一定变了很多，至少我胖了，一个女人一胖，就显得懒懒的，穿衣服也艰难，我就是胖了。而且一旦胖起来，就无法收。以前心情不好，吃不下东西，心情太好了，又吃不下东西。现在？不开心的时候大嚼——我没有男朋友，怕什么？乐的时候也靠吃庆祝。

唉。

莉莉看见我了，她犹疑了一下才招呼我。

“我的天！你可是胖了，穿牛仔裤还很性感呢。”

莉莉嚷着：“快坐下来，让我看看喝过洋水的人有什么不同！”

“有什么不同？”我说，“老了，胖了，腿上的青筋都出来了。”我无可奈何的笑。

“对的，就差牙齿没掉，头发没白。怎么一见人就发牢骚？”她惊奇，“一点不改脾气。”

我笑，还是那种笑。

我们静了一会儿，各自叫了饮料。

然后她笑道：“果然与众不同，不喝柠檬茶了，喝啤酒呢，受不了。”

我把礼物递给她。

她拆开了，是一套很好的毛衣，样子是最新的。

她说：“这倒买得到，你身上那套破牛仔衫裤

很妙，脱下来！我老实不客气的要了。”

“你都做了母亲，还穿这个？”我问。

“你给不给？”她娇嗔的说。

“得了。”我说，“我又不是你丈夫，何必抛眼色？明天我就送了来，我现在剥了衣服，光着身子不成？”

她歉意地点点头，“辛蒂，我原说你是我最好的女朋友。”

“就为了一套衣服？”我取笑她。

“当然不是。”她说，“你别故意找碴。”

“你丈夫可好吧？”我问，“孩子呢？”

“都好，谢谢你。”隔了一会儿她说，“你知道我那家明，人是老实的、负责的。”

“那还不够？”

她哑然的笑，“但是小时候，小时候心目中的丈夫，除了老实负责，总还得带点其它条件，有时候想想，不知道怎么就结了婚，嘿！还养了孩子，一辈子也就定了。”

我说：“定了不好，像我倒好！”

“你有你的乐趣。”

“什么乐趣？”

莉莉看到我眼睛里去，“你快乐吗？这些年在外面，快乐吗？老老实实的答。”

我说：“苦乐自知。但是你知道我，我这辈子，如心的事很少，事事都差那么一点点，很无可

· 如今都是错 ·

奈何。”

莉莉问：“你指的还是感情方面吧？事业学业都算是难得的了。”

我答：“这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。我是一个努力的人，尽量争取理想的成绩。”

“你干脆也结婚算了，这么挑剔干什么？”莉莉慨然道。

我笑笑。不答。

“外国男孩子呢？没有外国男朋友？”她问，“他们都长得不错。”莉莉瞄我一眼。

我捧着冰冷的啤酒杯子。长得不错，是的，个个有洋囡囡的头发，长睫毛，玻璃珠眼睛，粉皮肤。成千成万都是一个样子，看多了就发腻。

我说：“我是一个看《红楼梦》的人，外国男人，我不欢喜。”

“中国朋友呢？”

我说：“你少担心，我嫁不出去不碍你。”

“我只是好奇，下三滥的好奇，我太想知道你在外国的恋爱生活。”莉莉坦白承认。

“我没有恋爱。仍然是一样；我喜欢的人对我不感兴趣，对我略有兴趣的人我又不中意，叫我挡了回去。蹉跎至今，唉，天下如心的事，对我来说，真是太少。”

“也许你要求高。”莉莉说。

“高？低得很呢。”我笑说。

她也笑了，拍拍我的背。“好了，像你这种天阔海宽的人，还噜里噜嗦的发牢骚，我们简直不用活了。”

我看看表：“我要回去了，妈妈等我吃晚饭哩。”

“你妈妈还是老样子？”

“老样子。”我说。

“我喜欢你的手表，你的发型，你的衣服，你说话的姿态，你的自由，我羡慕你，辛蒂，你真有你的！”她说。

“你太幽默了，莉莉，不如我嫁与你吧。”我说。

她结了帐。开车送我回家。

“几时你出来，我们好好的谈一谈。”莉莉说。

“好。”

“……你见了坚没有？”她忽然问。

我一怔。“没有，我刚到的，你是我第一个见的人。”

“我劝你不要见他。”

“我现在不怕他了。”我说。

“怕？谁说怕？我担心的是你还爱他。”莉莉说。

我不出声。

“他现在很不堪。”莉莉说，“居然还活得顶

· 如今都是错 ·

好。”

我温和的说：“你又不是他，你怎么知道他好，他不好？他不过是活着。你看我也应该很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不过如此。”

莉莉白我一眼，悻悻然的说：“难怪你妈妈当初气成这样，我看你真是软硬不吃，独独吃他那一套！”

我替她关上了车门，“你还是回家做你的贤妻良母去吧。”我在她脸上吻了一下。

她一怔，“我的天，这是什么，洋亲热？我受不了的。”

我笑，“去吧。”

回到家里，妈妈说：“行李都替你整好了，过磅五十多公斤，真亏你的。那把古剑你哥哥很喜欢，一件大衣也合我的意，你爸爸那只皮夹子太贵了一点。我看你这些年在外面，正经的东西一点也没有置，还是那几件外套，几年前我替你买的。破破烂烂的一大堆，有两只金十字架，大倒是很大，也不知是真金还是破铜旧铁——”

我放下饭碗，“妈妈，是真金的，九K金，贵得很。”

“——好，还有一张外国女孩子的放大照片，是女明星吗？长得倒好看，那眼睛绿得可怕的，头发倒是有点红，真合了我们中国人一句话‘红颜绿头发’。”

“那是我女同学。”我说。

哥哥说：“照片上倒写得极亲热，给我最亲爱的辛蒂情人，丹妮尔×××××，一共五个×，都是热吻。老实说，叫我到外国去，这种热情受不了。别以为她对你一个亲热，转眼又和别人好去了，我吃不消。”

他停一停，“不过有女孩子对你这样，也证明你人缘不错。两个女人的友谊，倒是值得的。”

我在喝汤，含糊的说：“她很美，丹妮尔，全校最美的。”

哥哥点头，“难得的是高而且苗条，不容易。”

妈妈问：“听说她们很随便？阿狗阿猫她们都跟了去？”

我笑，“谁叫那些阿狗阿猫去勾搭她们呢？我倒喜欢外国女孩子，爽快，而且美的是真美，没有化妆做作。”

哥哥抗议说：“妈妈，你听辛蒂这种口气！”

妈妈说：“她是一向这样放肆的。你做哥哥快给她介绍一个朋友，早早结婚，把她交给丈夫管，我们好了一件心事。我的天！”

我反驳：“刚回家就说这种话给我听，真叫人心寒。”

他们都笑了。

吃完饭，我有点累，回到房间里，打开了化妆

箱，我呆了一呆，我知道妈妈把我的东西都细细翻阅过了，她尽量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但我还是知道她翻动过了，她这个毛病是一辈子不会改的。我有什么把柄可落在她手里呢？我苦笑。我在化妆箱里找到了我的安眠药瓶子，拿了两粒用水吞下。靠在床上，点着烟，我真疲倦了。

哥哥敲了敲门进来。

“还是抽烟？”他问。

我点点头。

他又拿起我的药瓶，呻吟一声，“你那安眠药还没有戒掉？”一边摇着头，“你打算几时改？”

我弹弹烟灰，“妈妈几时不把我当贼办了，我就都戒掉。”

他说：“你偏偏做贼样，怎么好怪她防你？”

“开头是她先怀疑我的，我为了报答她的不信任不尊重，就故意做贼，怪我吗？”

“真是恶性循环。”哥哥笑，“如今你也一把年纪了，算了，她总是爱你的。”

我呼出烟，“谁知道？为人父母，不过是为了满足领袖欲，孩子们如果不照他们的命令进退，便属不孝，除了哪吒与我，谁肯背这黑锅？”

“听听这口气！”哥哥摇头笑叹，“我说你一点也没有救的，去了这三年，原以为你有进步了，谁知还是如此，你算帮帮我忙，答应我两件事。”

“太难了。”